

# 浅谈清口与末口的历史地位

王福林

想而知。

隋朝的都城在长安和洛阳，南方的漕船，都是经邗沟由末口入淮河，由古泗州城经通济渠入黄河达洛阳。就是说末口对隋朝的漕运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，担负漕运任务的船只，不曾经清口北上。

唐朝(618—907年)，南北方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，朝廷非常重视水上运输，邗沟成了当时南北经济流通的大动脉。朝廷还发展国际贸易，大食、波斯、朝鲜、日本等国的商人来唐经商，络绎不绝。各国的商船和官船均是通过黄海入淮河，到末口，或西去京畿，或经邗沟南下长江，末口是必经之地，所以朝廷对邗沟的治理非常重视。为了确保大船在邗沟中的顺利通航，朝廷在末口建设了北辰堰，用来抬高上游水位，以利通航。还建设了淮安新城，设置了北辰坊，甚至，朝廷还允许新罗国(今韩国)侨民在淮安定居，又设置了新罗坊。据记载：新罗的侨民拥有可供航海的船只，除了驾驶船护送日本高僧圆仁法师三次入唐去扬州求法，还参与了日本、朝鲜商人对唐贸易。末口所在地的北辰镇作为一个水上交通的枢纽，俨然发展成一个开展国际贸易的港口城市。淮安新城就是在这些繁华的灯火中诞生的。

由于唐朝的都城在长安，所以漕船和各种商船都是由末口西行，到古泗州城，经通济渠入黄河西去。位于淮河北岸的清口仍然没有派上用场。

## 四、五代十国和北宋王朝

五代十国时期(907—960年)，五代是指唐朝灭亡后，依次定都于中原地区的五个政权。十国是指唐末、五代及宋初，中原地区之外还存在的十个割据政权。五代十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段大分裂的时期，连年兵祸，纷纷割据。

邗沟及其清口、邗沟及其末口，均在后唐、后周割据的势力范围里，没有史料记载清口、末口为后唐、后周割据政权做出了什么贡献。

北宋时期(960—1127年)，因黄河经常泛滥，受其影响，灾害较多，朝廷对水利工程建设比较重视。加之漕粮多靠江南缴纳，因此对邗沟的工程建设和管理特别操心。疏浚河道，调整航线。北宋时改称邗沟为运河，沿河筑堤，堤上植树。在河道上用巨石修筑了多处滚水堰，调控水位，以利漕运船舶往来。在堤上建斗门、水闸、涵洞等建筑物，控制蓄泄，引水灌溉农田，促进农业生产。特别对邗沟末口北辰堰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增扩改建，并成立管理机构，加强航运制度管理。末口后面的邗沟，工程修筑和运输管理等进入了自开凿以来最鼎盛的时期。由于邗沟运行管理得好，从江南一带运往宋都汴京的漕粮，运输时间缩短了三分之一。

北宋的都城在河南汴京，南来的漕船，出末口后，径直向西，由古泗州城入汴河，逆流而上达汴京，末口为北宋的漕运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此时的清口，因没有漕船北上泗河，仍然无所作为。

## 五、南宋和元朝

南宋年间(1127—1279年)，古淮河的水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，清口遭到灭顶之灾。建炎二年，南宋政权为阻止金兵南进，东京(今开封)守将杜充，扒开黄河大堤，使黄河水由汴河东行徐州，侵泗水向南达淮阴清口，入淮河夺人大海。绍熙五年，黄河又大决阳武(今河南原阳县境)，主流循道南下，由封丘至徐州入泗水，自淮阴以下全面侵占淮河入海水道，黄河主流夺淮。使黄河在河南、山东、江苏境内形成了“Z”字型的大弯。由于黄河水量大，水势汹涌，入淮时冲开了一个大缺口，形成了一个大清口。没有能阻止金兵南进，反而给古淮河下游带来了无穷的灾难。

建炎三年，金军从黄河东侧南下，直达山阳大湾新城末口，与宋军在楚州(今淮安区)展开了激烈的交战，打败宋军后，沿邗沟南下，过长江攻破建康(今南京)，接着直逼临安。次年，金军被迫北撤，自临安沿运河(江南河)北上，企图由镇江渡江沿运河(邗沟)北归。南宋将领韩世忠，率八千勇士镇守镇江，阻击金军北归，与金军在长江黄天荡大战，严密封锁沿江渡口，切断金军退路，以八千人困十万人，长达月余。嗣后，南宋将领们在韩世忠偕夫人梁红玉带领下，从镇江乘胜追击金兵，又在苏中平原邗沟两岸与金兵激战，南宋将领英勇反击，直至把金兵逼退到淮河以北。皇统元年，南宋与金议和，签订了屈辱协议，以淮河——秦岭一线为界。此时，末口及其后面的运河(邗沟)回归南宋管辖。清口及其后面的黄(泗)河沦为金人管辖。

从建炎二年黄河夺淮入海，到祥兴二年的

150年中，南宋先后经历了两次大的战争，第一次是建炎元年到皇统元年，抵抗金军入侵，打了14年。第二次是咸淳七年到祥兴二年，与元军作战，又打了5年。两次大战主战场都在苏中平原，特别是激烈的战斗都在淮河南岸的楚州地界。

有人说“马头镇的战略地位与楚州相同”，笔者认为：过分地抬举了马头镇。马头镇在淮河南岸，位于清口上游，在黄河(泗河)的右侧，“Z”型河道左下角拐点的西南，金军过不去黄河，再说，如果打过黄河(泗河)，打下马头镇，往南如何走，南面是江淮丘陵。金军南下只能走徐州以东，黄河(泗河)的左侧，正对着的正是末口，打过末口便是一马平川，一直往南可达长江。所以，马头镇地理位置的价值，与末口(楚州)的战略地位是无法相比的。南宋与金军、元军的战斗主要就发生在末口以南的楚州地界。

元代(1271—1368年)，元朝廷不重视内河漕运，开辟海运航线运粮。对末口后面的邗沟没有什么作为，河道基本上与宋代的河道相同。

至元年间，淮北盐场兴起，河下曾设有数十处盐堆栈，淮城与河下成为北盐南销的“中转站”，盛极一时。此时朝廷对邗沟的水上运输非常重视，末口为准盐中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
元代初期，对清口及其以上的泗河，也是不闻不问的。直到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年，他感到隋炀帝开凿的大运河绕道河南，行程甚远，浪费太大，决定改道，提出了“弃弓取弦”的方案。据《江苏省志·水利志》载：于至元二十一年、二十六年、三十年先后开凿了济州河、会通河、通惠河，这样一来，大运河改由淮阴北上徐州、济宁、聊城、德州、沧州达天津转大都(北京)，不再绕道河南，省去了1700多里的航程。此时运河长3500余里，沟通了钱塘江、长江、淮河、黄河和海河五大水系，成了元代的经济命脉，为今天的京杭大运河奠定了基础。这是元朝廷对水利事业的一大贡献。

邗沟及其清口、邗沟及其末口，均在后唐、后周割据的势力范围里，没有史料记载清口、末口为后唐、后周割据政权做出了什么贡献。

北宋时期(960—1127年)，因黄河经常泛滥，受其影响，灾害较多，朝廷对水利工程建设比较重视。加之漕粮多靠江南缴纳，因此对邗沟的工程建设和管理特别操心。疏浚河道，调整航线。北宋时改称邗沟为运河，沿河筑堤，堤上植树。在河道上用巨石修筑了多处滚水堰，调控水位，以利漕运船舶往来。在堤上建斗门、水闸、涵洞等建筑物，控制蓄泄，引水灌溉农田，促进农业生产。特别对邗沟末口北辰堰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增扩改建，并成立管理机构，加强航运制度管理。末口后面的邗沟，工程修筑和运输管理等进入了自开凿以来最鼎盛的时期。由于邗沟运行管理得好，从江南一带运往宋都汴京的漕粮，运输时间缩短了三分之一。

北宋的都城在河南汴京，南来的漕船，出末口后，径直向西，由古泗州城入汴河，逆流而上达汴京，末口为北宋的漕运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此时的清口，因没有漕船北上泗河，仍然无所作为。

## 六、明朝和清朝

明朝(1368—1644年)，朱棣登基后，对兴修水利，发展漕运非常重视，罢海运，恢复内河运输。永乐元年任命陈瑄为总兵官，总理漕运，坐镇淮安。陈瑄到任后，见山阳湾黄淮合流，水量很大，水势湍急，风涛尤甚，不宜漕舟行驶，潮流而上，损失较大。为确保漕粮运输安全，认真总结姚斌建造仁字坝的经验后，又建造了义、礼、智、信四坝，实行货物转运，车盘过准。这样一来，由邗沟而来的漕船及官民商船，经末口入淮河后，根据规定由不同的坝址，启货物上岸，由陆上人车运至清口，入黄(泗)河装船北行。这样免除了漕船在山阳大湾顶风涛、逆流而上可能造成的损失。此时陈瑄充分利用了末口和清口的优势。

盘坝过淮(安)几年后，陈瑄发现，不仅效率不高，而且费事、费时、费力，劳费甚巨。经过调查研究后，决定由淮安城西管家湖，向西北至淮河鸭嘴口，凿河二十里，导湖水入鸭嘴口入淮河，与北岸的清口相对，新河称之为清江浦。随后，他西移邗沟末段，并入里运河，使得从扬州经邵伯、高邮、宝应、淮安到清口的里运河全线贯通。从此南北行驶的漕船和官民商船，由湖直达清口，不再经末口入淮河，末口随同邗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，于永乐十三年停止运行，逐渐湮灭了。

里运河贯通后，陈瑄在大运河沿线的淮安、徐州、济宁、临清、德州、通州等转运要地，先后建立五十多处粮仓。其中淮安、徐州、临清、通州是四大常盈仓，且淮安的常盈仓最大。陈瑄在淮安城南建设了规模宏大的漕粮仓库和漕运码头。朝廷规定：苏、松、常、镇、杭、嘉、湖等府秋粮，除留存在起运南京及供内府等项外，其余尽拨运淮安仓。扬州、凤阳、淮安三府秋粮，每年定拨六十万石。此时的淮安府，是主管内河漕运的总兵驻地，运河千舟尽逐、码头上装卸忙碌的繁华盛况可想而知，这是永乐年间的老淮安，不是现在的淮安，更不是清江浦。

清口自明永乐年间开始漕运，到明朝末年，在这230年中，为明朝的漕运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，特别是为朱棣建都北京，及时运输各种建材和物资立了大功。

由于黄河水含沙量大，自南宋建炎二年，黄河夺淮入海，到明永乐年间启用清口漕运，近300年中，黄河泥沙成年累月地由清口注入淮河，致使清口以下的淮河河床不断抬升，甚至淤塞成了“地上河”，清口在为漕运做贡献的同时，也给淮河和运河带来了灾害。

对淮河的影响，清口附近的淮河河床淤积成“地上河”后，致使淮河上中游来水不能顺畅下泄，在中下游交界处滞留，进一步扩大湖沼湿地，扩大了淹没范围，涝灾频发。使得朝廷不

得不兴修水利工程，永乐年间，陈瑄大筑高家堰，以图蓄水攻沙。万历年间，潘季驯又筑洪泽湖高家堰，抬高洪泽湖水位，蓄淮水以敌黄水，用以冲刷黄河泥沙，以期“全河毕趋清口，会大河入海”。然而，由于黄河水量大，泥沙多，淮河水量小，黄强淮弱，力不从心，不仅无济于事，而且使洪泽湖底日益淤高，两淮水患日益严重。

对运河的影响，清江浦开通后，自管家湖到鸭嘴口通淮，且鸭嘴口“与清口相直”，自西而东的淮河和由北而南的黄河，在清口形成了近“十”字交叉。由北而南含沙量大的汹涌波涛是泛滥运河的巨大隐患。为了防止黄淮向南流人里运河，陈瑄在新开的清江浦河上，由北向南依次修建了新庄、福兴、清口、移风、板闸五闸，递相启闭，联合运用。由于管理得好，自陈瑄开凿清江浦贯通里运河，到宣德八年陈瑄病逝，18年中，没有发生黄淮泛运事件。

嘉靖十一年夏，黄淮大水，含沙量很大的黄河洪水，自北而南直冲清口，大量流沙经清口漫入运河，直抵淮安府城西浮桥一带。陈瑄建造的漕运码头等俱被沙淤。

隆庆三年，黄、淮、沂、沭并涨，决溢颇多，黄淮交溃，洪泽湖大堤、里运河堤被冲决。自清河至淮安城西，淤余三十里。

常年不断的水上运输，南来北往的船舶都要经过五闸，五闸不断启闭，含沙量大的黄淮河水，不断通过五闸泄入里运河，致使山阳县境内里运河河床不断抬升。

清朝(1644—1911年)，朝廷不仅对漕运重视，而且对盐务运输也很重视。清口作为京杭大运河中段的重要节点，必然承担着繁忙的运输任务。为漕粮北运，为康乾盛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
尽管明万历年间，黄河已经从草湾新河改道入海，然而，清口仍免不了受黄河侵扰。康熙九年五月，黄水灌清口；康熙三十五年，黄淮大溢，清口倒灌。运口垫成陆地。乾隆三十六年，清口黄水倒灌，计逾两月。直到咸丰五年，黄河在河南省兰阳(今兰考)铜瓦厢决口，改道北徙，归大清河入渤海。结束了黄河夺泗入淮的的局面。从此，清口才彻底结束黄河洪水和泥沙的危害。

从顺治初年到咸丰五年，211年中，黄河泥沙一直是影响清口航运效益的一大障碍。朝廷不得不大力气进行治理，在治河措施上，基本采用明代“借水攻沙”、“借黄济运”、“蓄清刷黄”等办法。

光绪十一年，黄河在山东长青等县河决，改由通河出海，运河堤被冲毁，济水被迫东流，运道梗阻，漕运停止。清口为清朝廷服务了240余年。

## 综述

邗沟，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开凿的人工运河，它沟通了淮河和长江，推动了长江和古淮河下游的经济兴旺。自公元前484年邗沟凿成，到明永乐十三年(1415年)漕运总兵陈瑄开凿清江浦，贯通里运河，邗沟末口段西移并入里运河，在这1900年中，邗沟为我国古代战争，为农耕社会水上交通、经济往来，为10多个封建王朝的漕粮运输、农田水利事业等，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，在中华文明史上谱写了不朽的篇章。

末口作为邗沟的入淮口，位于苏中平原与苏北平原的交汇处，是水陆交通的要冲，身后的北辰镇又是一个港口型的城镇，它在战略上、经济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，它和邗沟一道载入了中华漕运史册，世代传唱。

泗河，原本是一条清静美丽的河，清水荡漾，畅行无阻。清口，是古泗河的入淮口，是一个输送儒家文化的河口，它也曾为我国古代战争，为农耕社会经济繁荣，做了它应尽的贡献。但自南宋建炎二年黄河侵泗夺淮，到清咸丰五年黄河故道，由大清河入海，在这727年的岁月中，桀骜不驯的黄河，把大量的泥沙通过清口，涌进了淮河，淤塞了淮河下游，迫使淮河断流，涌进了苏中平原，填平了许多大小湖沼，冲毁了城池和无数村庄，涌进了运河，使河床抬升，河水倒流，溃决堤防，给苏中平原带来了无尽的灾难。

但必须承认，元代对隋大运河裁弯取直后，清口成了京杭大运河中段的一个重要节点，自明永乐年间开始漕运，到漕运停止的470年中，为明清两朝的漕运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，对我国南北物资交流和水上贸易做出了一定的贡献。

但我们不能因为清口是大运河上重要节点，就说清口取代了末口的历史地位。论其功绩，论其漕运历史，清口是没法与末口相比的。

同样，我们对清口的属县淮阴县和后来的清河县，与末口的属县山阳县、淮安县，也应该客观地评价。

末口的属县是山阳县、淮安县、楚州。隋朝统一中国后，淮安被置为楚州，辖淮阴、山阳等郡，州治在山阳。唐朝的时候，淮安被置为东楚州，州治在山阳。后来裁西楚州，东楚州改称楚州，仍治在山阳。直到宋朝，淮安依旧称楚州，治在山阳，仍辖淮阴县。元朝对淮安也很重视，先设淮东安抚司于山阳，后改为淮东总管府，府治山阳。在淮安设立漕运分司、盐运分司。仍辖淮阴县。明代朱元璋对淮安的战略地位很重视，至延二十六年，就置淮安府，府治山阳、领海、泗、安东3州及山阳、清河、盱眙等8县。洪武元年，又设淮安卫和大河卫。淮安卫旧城，大河卫驻末口所在的新城。景泰二年，又于淮安设漕运总督。嘉靖三十九年，又修建了联结新旧二城的联城。万历五年又于淮安设铸钱局。万历四十年又设立东、西河船政厅。东河厅设在淮安府。

不言而喻，山阳、淮安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，水陆交通的要冲，南船北马的转换之地，受到历代帝王的高度重视，不断地提升其地位，由县到府，由府到州。

清口的属县是淮阴县，县治码头镇，隋朝统一中国后，先是废淮阴郡改为淮阴县，不久又将淮阴县并入山阳县，随后又划出。唐朝的时候，先恢复淮阴县，后又第二次并入山阳县，随后又恢复县建置。直到北宋时期，淮阴依旧称淮阴县。

据《淮阴历史沿革和治所变迁考略》所载：南宋建炎元年，划出淮阴县西境置吴城县，三年后又复归淮阴县。绍兴五年，废县为镇，一年后又复为县。金皇统元年，宋奉表割地与金，和约以淮水中流为界，淮阴县淮河以北的地方(吴城镇、金城镇)都割让给了金人。南宋咸淳九年析淮阴县为清河县。而咸淳十年为了抗元，将县城从淮阴故城(今码头镇)迁到大清口。迁城仅二年，大清口县城就被元军占领。元至元二十年并淮阴入山阳(是淮阴第四次并入山阳)，而清河县因为后成立而独自存在。元朝泰定元年，又因黄河决口，大清口县城被毁，又将清河县城迁到甘罗城。淮水南来，黄流北至，甘罗城地僻水恶居民渐少。县治在此仅四年，于天历年元，清河县城又迁小清口西北(今码头镇旧县)。

明初，清河县城仍在小清口西北(今码头旧县)，嘉靖年间，大清口淤垫成陆，黄河全经小清口入淮，而小清口西北的县治屡受水患。到崇祯元年，终因水患和战乱又迁县治回甘罗城。清顺治三年再次迁县治于小清口西北。又经过一百多年，由于黄河泥沙愈淤愈高，河堤也越筑越高，小清口西北的县城却越来越低，因县城屡圮于水，受灾深重。据《淮阴历史沿革和治所变迁考略》记载，乾隆二十七年，清河县才搬迁到山阳县的清江浦，清江浦才成为清河县治。

这样来来去去、迁来迁去的县城，能有什么作为吗？能书写什么样的历史篇章呢？

有人说：“在行政关系上，清江浦虽然一直隶属于淮安府城，但明嘉靖之后，由于黄淮改道，运河河道截弯取直，因古末口而兴盛的淮安府城从此远离运口，其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为清江浦所取代。”

清江浦，原是明代永乐年间陈瑄开凿的清江浦河名，在淮浦诞生了一个小运口，久而久之，“清江浦”就成了这个小运口的地名了。从明永乐十三年，到清乾隆二十七年，347年中，这个小运口才发展成为一个水陆码头，据《淮阴历史沿革和治所变迁考略》记载，境内“有几条东西、南北街道，东面有花街，河北有十里长街，均为商业经营地”。定为清江浦县治后才逐渐繁荣。相隔三个朝代(102年)，到同治三年才建筑砖城墙。此时的清江浦，向南没有通道，还得绕到淮安南达扬州，直到新中国成立，由淮阴经淮安到扬州的“淮扬公路”仍然是连接苏北平原和苏中平原的唯一大道。说清江浦“拥有‘南船北马，九省通衢’，显赫交通要冲地位”，是言过其实了。把一个连城墙都没有的水陆码头，说成是运河沿线的大都会，实在太牵强了。

清江浦怎能和老城、新城、夹城、三城巍峨又有河下、下关两大重镇相匹敌的淮安府相比呢？明清两朝设置的淮安府，直到民国政府成立才废除。漕运总督衙门一直威严屹立在淮安城内，直到光绪三十年，淮安漕运总督府才撤销。运河沿线最大的常盈仓设在淮安，装卸发送往各地的漕粮，发放漕船通行证，这些都是清江浦无法取代的。运河沿线的“四大都市”是杭州、苏州、扬州和淮安。是老淮安，不是现在的淮安。更不是清江浦。